



涟江是流经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的一条静静的江。惠水县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条美丽的江水，才从古代起就被命名为惠水县的。我无数次地在高高的楼层之上、在涟江之畔，眺望过这条江。我又无数次地在江畔散步，清晨迎着朝霞走过，午后在阳光照耀之下走过，晚间在彩灯串联起的霓虹灯光影里走过，一边走一边看着布依族妇女们跳起有节奏的广场舞，同时倾听她们经常唱起的布依族情歌《好花红》。

# 涟江畔的《好花红》

叶辛

百听不厌！为什么呢？早在56年前初走进贵州的大山插队落户当知识青年时，我在山乡劳动歌气时，就听老乡们悠悠地唱过这首歌了。这首歌不仅好听，而且那悠扬美妙的曲调非常好学。记得有一年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春节联欢活动，同事们的一片鼓劲热闹，要我上台也表演一个节目，我就唱起了这首歌，哪晓得唱完第一段歌词，刚刚起首唱第二段时，作家协会从来没有去过贵州的同志就顺着我刚唱过的曲调，跟了上来，而且唱得比我还要好听！

这一小小的例子，大约可以证明这首先流传久远的布依族情歌传遍贵州全省的原因。我并非在黔南州的惠水县插队，而是在贵州黔北修文县插队。当我也唱这首歌时，我就知道“好花红哎，好花红哎，好花开在刺梨蓬哎……”那么好听的歌声，诞生在惠水县的涟江之畔。海政歌舞团著名布依族歌唱家曾小燕告诉我，这首歌有一百多种变奏的唱法，无论你怎么起音，只要顺着古老而又动听的布依族旋律放开嗓子唱出来，就能不费劲地唱完这首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知识青年成长为专业作家以后，第一次走进惠水县，了解到这首歌诞生在美得安宁、美得令人心醉的涟江畔。故而不但学会了唱这首歌，很自然地把它歌词也记住了。作家们在全国各地采风，只要有联谊活动，躲避不了非得赶着鸭子上架时，我就唱这首歌。前面提到的曾小燕，由于我认识她妈妈，在第一次听我唱过这首歌以后，就对

我说：“没想到叶老师唱我们布依族的情歌，还唱得这么有韵味有情调哩！”她是国内有名的歌唱家啊，说老实话，让她一夸，我还有几分得意和喜悦呢。

诞生在布依族山乡涟江之畔的《好花红》是一首情歌，但它的歌词特点是内敛，含蓄，以贵州山乡里独有的刺梨果以及盛开后十分美丽鲜艳的刺梨花做比喻，让人产生无尽的想象。

我在另外一篇小文中说过，《好花红》抒发的不仅仅是布依族青年男女情窦初开时上山对歌挑选人生另一半的感情，它抒发的还是布依族乡亲对山野土地、对祖国母亲、对农耕家园、对民族深沉的爱和情。这是一首抒发大爱的情歌。

这大概也能从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朋友，为什么能获得全国“最美农家书屋”殊荣的叶辛好花红书院，会建在惠水县涟江畔的原因。

我爱唱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我相信这首歌还会像它从长长的历史之路上流传下来一样，仍会久久地在未来的岁月中流传于世，永远不会消失。

因职业关系，我曾被特许走进医院手术室、科研实验室、大型飞行器和客机发动机组装车间。那天我同样走进了一个“特殊”房间——古字画修复工作室，采访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老师、奉贤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副主任、特聘研究员秦威威。

书画艺术雅称丹青。而为古字画修复的人，我称之为“古丹青外科大夫”。那日一早，我伫立在外形具有艺术美感的奉贤博物馆前，眼观周边秀丽的景色，心里想：秦威威的职业就应该选在这样一片仙境之地。三十六岁的秦威威领着我走进博物馆地下室，用智能卡打开一道道钢结构结构的密闭门，来到他和爱徒工作的“书画装裱与古字画修复工作室”。

这天，秦老师要修复一幅古菊国画。他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柜子里捧出那幅用绢纸包好的“作品”。轻轻打开一看全场惊呆了。说是“作品”，其实就是一堆废纸，氧化破损程度难以言表，几乎微风一吹那些碎片既成灰土。我甚至无法想象什么回天法术能让这件“作品”复活。

这时在场的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盯着秦威威和这堆废纸。秦威威进更衣室穿好工作服，从容地打开那盏他自己发明并获专利的“书画文物修复调色灯”，对着这堆“菊花古画”碎片沉思良久，接着开始用那把也是他发明并获专利的“书画修复专用镊子”，把那些碎片在一张干净的仿古宣纸上，一张一张拼起图来。空气近乎凝固。渐渐地，古菊图逐渐显现……

“哦……”大家长呼了一口气！“这只

是万里长征走完了关键的第一步！”秦老师说，接下来就是为作品“清洗、揭背、补洞、托裱”。他边做边说：“所谓清洗就是把作品上的脏东西清洗掉；然后把后面的背纸一层层地揭掉；揭掉之后把破损的地方进行修补；补好洞之后进行小拓；小拓完了把它晾干；晾干之后再打胶矾；打完胶矾再全色；全色完，把它上墙崩平；崩平之后开始染料配料，所配的颜料我都是自己调配自己染。染料配料都是修复工作的工序之一。”

“噢！我本以为都是买的现成材料，原来都是你自己染的。我有惊讶地说。

“必须要自己染，因为所有的书画颜色氧化程度不同，必须根据画的氧化程度，来配画心外沿。”秦老师指着作品说，“一般情况下画心与边沿的色调要相对接近，不可以有突兀感。因为装裱只是中国书画的一种配饰，不能喧宾夺主。我们要的是与原作一致，也就是修旧如旧，原汁原味，找不出毛病来。如果这个东西是旧的，你弄个新的东西去裱上去，就会起反冲。”随后，他拿来一张白纸作比较，说：“现在你看，这个色料和这个色料看上去都是有点淡淡的黄色，一比老旧程度的效果马上出来了。这个稍微有一点散，这个有一点点淡淡的色。我们和日本不一样，日本是你写你的、我裱我的，裱出来的漂亮就行，典型的喧宾夺主，这在我们的民族文化里不允许！”这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书画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坚定地说。

说话间，这张“古菊图”已基本修复成型。外行人基本看不出瑕疵。秦老师拿来同样是他设计并获专利的一把“书画装裱马蹄刀”，说：“看出里面的一些斑点和裂痕了吗？最后的步骤就是复原术。”说着，他把身体附在台子上，对着图开始细心操刀……看着秦威威手握马蹄刀一招一式修复还原，绝不亚于手术台上外科大夫在给病人缝合毛细血管的手势与精细度……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年轻的秦威威能在“书画修复技艺”上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其中所付出的汗水，他自己清楚。秦威威说：“越是清楚的时候越要咬紧牙，艰难的路不是谁都有资格走的。扛得住涅槃之痛，才配得上重生之美。”

静观古丹青复活

何秋生

# 今昔时光悠悠人生

丹虹

“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停一停，等一等，别匆匆……”回老家路上，小车里正播放着王菲空灵的歌，那份历经人生百味的透彻与暖意，随着窗外掠过的熟悉街巷，一些时光印记，犹如AI技术“动”起来的老照片，在脑海中浮现。

记忆中童年时光是悠长的。那时我辈不曾有被要求赢在起跑线上，既没繁复的作业也没啥可玩的花样，女孩跳橡皮筋踢毽子，男孩打弹子滚铁环，夜幕降临时分大家一起捉迷藏，算是最普遍的游戏。而自己更多的是独处时光，坐在堂前门楣上，低头细看蚂蚁列队搬运食物的秩序与路径，抬头望

了。然。旁边对着小视频写字的先生回道：小时候学毛笔字，柳公权字帖我是从老妈鞋

样夹里翻出来的。《玄秘塔碑》在当时玄之又玄，哪像现在帖子多，喜欢谁的字就临谁。

然而，当童年《玄秘塔碑》帖子的那独一份墨宝被云端千万字库冲淡时，我们昔日在砚台里打圈磨墨的情景仍时不时会想起。如王菲所唱：有人要回望，有人要憧憬。

那一天，细雨蒙蒙中，我们游走在宁波慈城。古街洋溢着传统的烟火味，我吃着现裹的年糕团，看到一家名为“童年·时光”的小店铺甚感亲切。那里收藏着过去的声音，记录着童年的食谱。大白兔奶糖是自己童年的甜蜜，而酸酸甜甜的无花果果，则是女儿童年的小零食。

路过一只绿色邮政筒，让我想起曾经无数次的投稿，以及连带起令人发笑的往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报电话还没普及。那时家毗邻邮局，见前来打电话的人常需排队。尤其打长途很麻烦，

有时等了大半天服务员还拨不通。电报斟字酌句，显得更慎重。我有过一次发电报经历，最终没发成。当时，家里养了两只鸟，鸟吃粟，粟米罐见底，鸟饿得直啄铁笼子。那年头老家镇海县城还没有花鸟市场，粟是从外地带来的，不知被父亲藏到哪个角落了。情急之中，我就到邮局给远在东北出差的父亲发了一只电报：鸟饿，粟放何处？

晚饭时提及此事，母亲说昏头了，电报岂能轻易拍的！想想也是，一般说来电报都是大事，比如“母病危速归”之类。于是又去邮局，一问电报还没发出，就赶紧撤回。

当跨越千山万水都能秒回信息时，人类仍免不了共通的怅然，那便是对流逝的无力。吾生有涯，而学无涯。因为懂得珍惜，我们需学会取舍。生活也不只是赶路，过去、当下、将来，都是生命旅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愿尽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日子相对才能过得从容些。

最喜玉兰花，它不似牡丹那么浓艳，也不似梅花那么清冷，自有一种高贵的美，别有韵味。

便捷的快递，让身处北国的我能够收到南方的玉兰花，可连续两年的瓶插养育都失败了。前年，满枝花苞只有一个露出了颜色，然后是接连落下。去年苦苦学习养护方法，倒是开了一朵，可开得那么羸弱，没有精气神，似乎出生就是美人迟暮，还不如花苞有生气。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方水土一方人，物是如此，文

化、气质、思想意识也是如此。汉文化延续到建安时期被称为“汉魏风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到魏晋就变成“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了，把才情和气质看作审美对象，将游山玩水、论道谈玄作为生活方式。等到了大唐就是灿烂辉煌了，气度恢宏的开放包容，唐文明可见一斑。不同的时代孕育不同的文化，如果说文化是花，那时代就是孕育花的土壤，一个时代的气质也就蕴含在它的文化中了。

我于1983年入职上海图书馆采编部，跟随年已68岁的孙耀昌先生学做图书采访。孙先生为了让我了解书业的历史与现状，曾带我到福州路上的书店串门“认亲”，在古籍书店，我不仅认识了当年的一些老人，还首次见识了笺谱。在走回图书馆的途中，孙先生向我介绍了笺纸常识，那些漂亮的纸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上海古籍书店组织部分图书馆采访人员赴扬州考察，在广陵古籍刻印社全程参观了古籍雕版、刷印和装订，那次考察让我直观地了解了传统书籍的生产工艺，特别是雕版的复制功能所具有的文化传播价值。在那里我结识了陈义时、李江明、郁新等技师，看到了他们覆刻的《北平笺谱》，现场体验了笺纸套色短版印制的操作过程，那些彩色的笺纸图案均是由不同颜色的图案板块分多次印制而成的。陈义时从柜中拿出一包包用宣纸包裹的短版，每块不同形状的小木块对应着画面上的枝叶、花鸟、鱼虫和器物。此行激发了我关注笺谱的兴趣。1994年，同事梁颖赠我一部中国书店新出版的文美斋《百花诗笺谱》影印线装本，令我满目生辉，之后我调阅了馆藏相关文献，心中油然而生发了让故纸焕发新机、传承传统彩笺艺术的愿望。这个愿望的种子直到2006年

才破土发芽。

这年我调任历史文献中心工作，在筹备馆藏文献年度精品大展“雅鉴真赏——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展”时，我策划了覆刻明清名家手稿用笺，以及《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选页项目，邀请扬州中国雕版非遗传承人陈义时大师主持刻印。为了更好地活化和宣传这批彩笺，我请梁颖撰写了介绍中国笺纸源流的专文，将此排印成

一册线装书，以《说笺》为名，与手工刻印的笺纸合璧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介绍和研究笺纸的专著，深受人们青睐。此案例给我的启发是图书馆的藏品虽不可能进入市场流通，但可以让藏品的内容以再现的形式发挥“旧书新知”的作用，达到文化传播的效果。我与梁颖商讨后决定编纂《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制定了此书的出版要求后，邀请出版社招标，经多家出版社的竞争，在未给补贴的条件下，由山东美术出版社承担此项目，在2010年出版了两大册彩色图录，成为社会各界鉴藏彩笺的重要工具书，为当时

的彩笺收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海图书馆是我国收藏传统尺牍数量最多的图书馆，在整理出版尺牍文献的同时，多次刻印了名家用笺，既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文创产品，也成为继承传统艺术、谱写新篇章的载体。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插曲。2008年，美国中国笺谱研究者托马斯·艾布莱先生专程来我国查阅笺谱文献，考证他在东瀛京都旧书店购得的《乐山堂诗笺》。这部由海上画派著名画家任伯年、钱慧安、张熊等人在19世纪末绘制的笺谱，均未见各地馆藏记录。他回美后给我寄来了此谱的光盘，我看完64幅图像，向他提出了覆刻再造的建议，经同意后，我将《乐山堂诗笺》推荐给扬州的郁新，再次邀请陈义时雕版，由广陵书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完整的旧谱雕版新作再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优雅风情，将在沪失传的笺谱回归书房，与众人共赏。

如今，始于上海古籍书店的我的笺谱缘又将在延续，“海上名人笺”将在此展现风采。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熊猫世家 (中国画) 张锦标

熊猫世家

熊猫世家

熊猫世家

熊猫世家

熊猫世家

熊猫世家

熊猫世家

熊猫世家

# 我的笺谱缘

黄显功

一册线装书，以《说笺》为名，与手工刻印的笺纸合璧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介绍和研究笺纸的专著，深受人们青睐。此案例给我的启发是图书馆的藏品虽不可能进入市场流通，但可以让藏品的内容以再现的形式发挥“旧书新知”的作用，达到文化传播的效果。我与梁颖商讨后决定编纂《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制定了此书的出版要求后，邀请出版社招标，经多家出版社的竞争，在未给补贴的条件下，由山东美术出版社承担此项目，在2010年出版了两大册彩色图录，成为社会各界鉴藏彩笺的重要工具书，为当时

的彩笺收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海图书馆是我国收藏传统尺牍数量最多的图书馆，在整理出版尺牍文献的同时，多次刻印了名家用笺，既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文创产品，也成为继承传统艺术、谱写新篇章的载体。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插曲。2008年，美国中国笺谱研究者托马斯·艾布莱先生专程来我国查阅笺谱文献，考证他在东瀛京都旧书店购得的《乐山堂诗笺》。这部由海上画派著名画家任伯年、钱慧安、张熊等人在19世纪末绘制的笺谱，均未见各地馆藏记录。他回美后给我寄来了此谱的光盘，我看完64幅图像，向他提出了覆刻再造的建议，经同意后，我将《乐山堂诗笺》推荐给扬州的郁新，再次邀请陈义时雕版，由广陵书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完整的旧谱雕版新作再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优雅风情，将在沪失传的笺谱回归书房，与众人共赏。

如今，始于上海古籍书店的我的笺谱缘又将在延续，“海上名人笺”将在此展现风采。

古旧书需要一代代传承，先做人再做事，是从事相关工作的用人标准。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